

主 编：谭晶华

副主编：魏大海 李 征 吕 莉

30

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

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主 编：谭晶华

副主编：魏大海 李 征 吕 莉

30

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
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译林出版社、日本CASIO上海公司资助出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谭晶华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447-1399-3

I. ①日… II. ①谭… III. ①文学研究—日本—文集
IV. ①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4746号

书 名 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
主 编 谭晶华
责任编辑 竺祖慈
特约编辑 王延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
插 页 2
字 数 518 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99-3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全国日本文学討論会

1979年9月10日—21日/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

首届日本文学讨论会的文件袋封面

回眸与见证——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代前言)

谭晶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也为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教学及研究,同样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与发展。

1979年,我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秋高气爽的长春迎来了全国各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出版文化机构的几十位知名学者,当年二十八岁的我竟是与会者中最为年轻的代表。我首次见到了学生时代仅能通过文字仰望的老前辈王长新、雷石榆、谷学谦、李芒、吕元明、文洁若、金中、李德纯、卞立强、李正伦、吴其尧、孙立善、唐月梅等先生,一张保存至今的合影上留下了陈涛、周丰一、俞馥英、吕元明等几位前辈和蔼可亲的笑容(1979年9月26日)。

当初,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由国家民政部认定为中国的一级学术团体,会员共二百余人。首任会长是林林先生,名誉会长是夏衍、楼适夷先生。第二任会长由李芒先生担任,第三任会长由高慧勤先生担任,吕元明、金中等陆续担任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前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第二届1982年在山东济南市的山东大学,第三届1985年在河南洛阳市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四届1988年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华南师范大学,第五届1991年在福建厦门大学,第六届1994年在山东烟台大

学。第七届2000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自此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2002年在山东青岛海洋大学,第九届2004年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学院,第十届2006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第十一届2008年在辽宁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2000年高慧勤研究员继任会长后,在李征、魏大海等中年学者的积极参与下,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水准逐年提升,即每届年会都会确定一两个重要的学术研讨主题——如“20世纪日本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传统”、“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学研究”、“国际性、学际性:学术互动中的日本文学研究”等。为了拓宽本会会员的学术视野,提升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水准,日本文学研究会曾在年会中先后邀请了中西进、川本皓嗣、平冈敏夫、铃木贞美、盛宁、严绍璁、王晓平、李哲权、刘建辉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做大会讲演。自2002年青岛年会起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在大会发言之后再分“古典文学组”、“近代文学组”、“当代文学组”、“文学翻译组”等条口做热烈、自由的小组会学术发言并讨论。

记得在文革刚结束的第一届研讨会上,研讨内容多围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或左翼作家的创作。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政治氛围使不少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心有余悸,一位研究石川达三创作的前辈教授口袋里藏着有关石川达三的研究论文,宣读的却是小林多喜二。笔者带去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的研究论文,竟受到前辈学者的好心告诫——研究、评价政治上“反动”的作家须慎之又慎,当心别犯错误。长年受极左思潮冲击和影响的老一代研究者,出现那样的反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好在这种局面很快有了转变,随着国家全民思想的不断解放,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日益活跃、深入的局面。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即出现了不少研究川端文学的论文。1985年前后,川端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不同观点还在会内会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反映了当时的文坛状况——有关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认识发展颇具意味。1979年下半年发刊的《译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次印刷了60万册却仍旧脱销,大受读者的欢迎。但此举在当时却受到外国文学界权威学者的严厉抨击或指责,甚至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和胡耀邦同志。通过争论,《译林》的办刊方针才获得肯定,研究界对纯文学、大众文学中优秀作品的不同价值也才有了新的认识。

简单回顾三十年来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似可大致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拓荒或开拓的阶段,此期文革刚刚结束,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在重整旗鼓,年轻一代刚刚介入且正在学习;第二个十年是积累与升华的阶段,此期的基本特征在于老一代学者打破了文革的思想禁锢,厚积薄发,开始将研究扩展到日本文学的多个领域且陆续推出了重要的、具有铺垫意义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老一代学者的引导下,文革后的一代年轻学者基本完成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的开始在研究、教学、翻译或出版领域担当重任,有的则留学日本进一步深造;第三个十年即20世纪末至今,距离我们今天最为贴近的一段时期,这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不断深化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各个不同岗位上年富力强的日本文学学者开始成为业务骨干,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国内完成了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攻读,同时也有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是在日本完成了学业、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其中有些人毕业后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任职,有些人回到国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担当重要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这样一批新生力量对于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只是一种粗泛的归纳性描述。

必须承认,这也是我们日本文学研究获得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所周知,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作为挂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属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其最为重要的功能或职责,正是团结全国各单位的日本文学学者,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包括各类学术讲演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达到交流信息、促进学术发展的目的。为此,除了定期举行的全国性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本会还举行过多场专题学术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讨会。例如,与日本大众文学研究会(会长尾崎秀树)举办了两届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大众文学的定义、产生的背景、特定的作用及与纯文学的关系等;与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是长谷川泉,现任会长是羽鸟彻哉)举办过三届学术研讨会,对作家川端及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探究与讨论,推动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与日本解释学会(联络者是该会副会长羽鸟彻哉教授)也联合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解释学会中的日本学者并不局限于日本文学研究,其学术领域还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门类,因而对中国的日本文学学者拓宽视野、博采众长,并改

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不无裨益。此外,本会也曾邀请日本的著名作家或著名学者来华讲演,例如2008年12月下旬邀请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贞美教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地,连续做了近十场十分重要的学术讲演。所有这些学术活动皆与本会的办会宗旨相契合——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文学研究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优势与作用,积极促进中国日本文学推介与学术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作家、作品研究,亦广泛进入文学史(高慧勤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叶渭渠、唐月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和王向远编撰的《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等)、文艺思潮史(叶渭渠编写的《日本文学思潮史》)、和歌俳句史(李芒先生的诸多相关著述、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和郑民钦的《日本和歌俳句史》)、日本现代文学样式研究(关于日本“私小说”的研究)、比较文化学或比较文学方面的诸多研究(李征的“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研究《作为表象的上海》、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稿》及《日本中国学述闻》、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和《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王中忱的《越界与想像——20世纪中国·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论集》)等诸多领域。总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值得提及的相关研究还有:安部公房研究、大江健三郎研究、三岛由纪夫研究、文化交流视野中日本女性文学研究、战争文学中的“笔部队”研究、殖民地时代东三省文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学研究,等等。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提出了例证。应当说,三十年来发表的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值得一提。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机关刊物《外国文学评论》上刊出的部分文章为例——如李芒先生《美的创造——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论》、李德纯先生《独特文化背景下的青春嗟叹——岛崎藤村的〈家〉》、高慧勤先生《传统创新·别立新宗》和《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吕莉《“白雪”入歌源流考》(2008年“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一等奖)、王向远《中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政治小说”比较论》及《日本有“反战文学”吗》、何乃英的《大江健三郎创作意识论》、魏大海的《日本现代小说中的“自我”形态——关于“私小说”样式的一点考察》、高宁的《虚像与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孟庆枢的《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

学批评的思考》、刘瑞芝的《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邱雅芬的《〈上海游记〉：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全球化与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显然，在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中，不乏视野广阔、文学理论铺垫厚实、受过良好学术方法训练的优秀人才，尤其在近几届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全国年会上，学术研讨会一次比一次热烈而富有生气，学术含金量越来越高，受到会员、与会者广泛的好评。

我们知道，日本文学研究首先是从翻译、介绍起步的。中国最早的日本近代文学翻译介绍者可能要数清代的梁启超，据说，他是在流亡日本的船上翻译了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刊于1902年的《清议报》）。之后周宏达（周逵）又在1909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所翻译的《经国美谈》。在当时的日本政治小说中，曾大量使用汉语词汇，据说译者只是照搬汉语，对日语助词、助动词及接续词表示的含意做了翻译而已。将日本文学介绍到我国的开拓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五四运动后，鲁迅、楼适夷、郭沫若、丰子恺、郁达夫、周作人等文坛巨匠，则分别译介了日本新思潮派、白桦派、唯美派或新写实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译作形式既有小说、戏剧，又有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译介的日本文学目录》中记载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翻译的日本文学书籍共一百六十一册，其中既有长篇的单本书，也有收录十名以上作家作品的中短篇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日本文学的译介工作仍在继续，陆续有《日本狂言选》、《古事记》、《浮世风吕》等古典作品的译本问世，也有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如二叶亭四迷、樋口一叶、德富芦花、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志贺直哉及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壶井荣、黑岛传治等人的创作，此外还有木下顺二的戏剧、新藤兼人的电影剧本及一些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书籍。在北京大学编写的前述目录中，记载了这三十年间出版的一百三十九部作品的名称。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取得了空前的业绩。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达千种以上。例如古典作品《源氏物语》、《万叶集》、《平家物语》、《古典俳句》、《枕草子》、《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狂言选》、《浮世理发馆》、《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等等。连同2008年的《新源氏物

语》(为纪念世界最古老长篇小说诞生一千年而刚刚出版)在内,仅《源氏物语》已有丰子恺、郑民钦等翻译的六个版本。近、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与出版,也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范围更加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夏目漱石、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太宰治等作家作品的“日本文学丛书”系列。川端康成的主要代表作品亦有多种译本问世,包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十卷集》(高慧勤主编)、人民文学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小说集》、《川端康成散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五卷本、高慧勤、魏大海主编)。叶渭渠、唐月梅主持翻译了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叶渭渠、许金龙、杨伟等翻译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系列。金中翻译了石川达三作品系列。林少华翻译了村上春树作品系列。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反战文学系列。还有多种优秀的日本中、短篇小说译文集获得出版。应当说,在近三十年中国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事业中,许多出版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尚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及后来分离出来的译林社)、漓江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介绍、评论外国文学的月刊、季刊等文艺杂志也一直或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日本文学》、《译林》、《译海》、《外国小说》等。这些文艺刊物陆续翻译、发表了许多日本近、现代以来优秀的中短篇文学作品。

三十年来,参与日本文学译介工作的前辈、后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风格不同却为日本文学汉译的丰富多样性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应当说,总体质量是在竞争中稳步提高。日本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高慧勤先生,在日本文学翻译界及全国大专院校日语专业的师生中口碑颇佳。她曾强调说,作为一名译者,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在维护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翻译理当忠实原作,但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字语义的翻译,还包括原作风格、原文美感和诗意的转达,翻译中失去了这些就谈不上忠实。作为译者,应时时站在作者和人物的立场上,以理解的态度去阅读作品。“翻译要离形得似”,“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整体上把原作风格把握到位,贴切、传神地表达出来,就是好的译本,这也需要译者付出终生的努力。^①换言之,倘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未能达到相应的程度,日本文学的评论、研究也会缺少相应的氛

围或基础,高水准的活跃的研究活动也便难以为继。尽管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在认识上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皆应肯定三十年来日本文学译者们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

应当说,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学者包括科研院所的研究者、各大专院校的教师、各大专院校所属语言文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各出版社等文化机构的编辑这样一些人士。这些研究者各有所长,各具优势,三十年来通过日本文学研究会这个全国性、高品质、高追求的学术交流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交流信息、切磋学问、通力合作、共同提高的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必须承认,各大专院校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状况直接关联于国家日本文学事业的持续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关于中国高校日本文学课程建设的研究》课题组所做的调研,或许能说明目前高校日本文学教学之一端,故简单说明以供参考。该项目研究组在2008年3月向全国各高校发出调查问卷共一百七十八份,至同年6月共回收了八十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97.44%的高校专门开设了日本文学类课程;61.54%的学校开设文学类课程已达五年以上;开设古典文学史课的占55.13%;开设近代文学史课的占79.49%;开设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的占43.59%;开设近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的占79.49%;开设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课的占29.49%。该调研对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中遇到的主要困难——研究资料的购买、师资培养及学生学习热情的培养乃至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问题等均做了调查。如所周知,中国高校主办的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学之类的研讨会日益增多,各校的教师、研究生皆可利用这个讲坛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听取同行专家的意见和指教。这些状况对于推动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对于培养日本文学研究的后备生力军,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在河南、东三省和上海等地区,近年来组织了所谓地区性的文学研究会(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地区开设日语语言专业的高校已达二十五所,每年寒假之前,由各校轮流举办文学专题研讨会,让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做主旨发言,与会者各抒己见,气氛极为活跃,迄今已举办了七届。其讨论内容有作家论,有文学流派、文学倾向及方法论研究,也涉及日本文学课程教学法。总之,高校和校属研究所进行的日本文学教学、交流和人才培养,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输送着大批合格的后备人才。

时光荏苒。1979年中国日本研究会成立之时我还是一个工作不久的

青年教师。三十年来,我目睹、见证了学会内外许多老一辈学者的辛勤耕耘,他们言传身教,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教学、研究和出版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求实、严谨、谦和的作风深深感染、影响并鼓舞着我们及下一代的年轻学者。他们名播四方,如雷贯耳,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年轻一代眼中,始终是睿智、谦逊、敬业的长者,令我们崇敬、心仪的楷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谢世,但当我们回眸三十年来日本文学研究事业步步走来的历程时,许多令人难忘的人或事都会历历在目地浮现于眼前,让我们唏嘘不已。我想起北京大学的刘振瀛先生,学生时代便读过他的《二叶亭四迷小说集》译本序及许多关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评论文章。我想到慈父般可敬的长者李芒先生,他多年主持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各项工作。1982年至1983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大平班学习期间曾数次造访,先生拿出冰啤酒在四壁列满书橱的书斋里高谈阔论日本文学。我更加难以忘怀的是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慧勤研究员,她研究之余主持翻译了近六百万字的日本文学作品——《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龙之介全集》等。其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及川端康成作品的译著文体风格贴近原作,选词炼句精益求精,语言典雅优美,堪称精品。高慧勤先生为人坦荡、正直,治学态度严谨。记得在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日本短篇小说选》(高慧勤主编)中我翻译了司马辽太郎的《二军师》,其中的武士对话乃文语,近二万字的译稿,竟被高慧勤先生改得满篇通红,由此我真正懂得了文学翻译的真谛。2008年1月10日,高慧勤先生不幸病逝。这里还要提到许多业已谢世的前辈学者:王长新先生、李正伦先生、仰文渊先生、金中先生……我们缅怀仙逝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前辈。最后提及的山东大学的金中先生是一位经历坎坷却热情、活泼的学者,1979年在长春即与我结成忘年之交。金中先生的翻译作品行文流畅、文采飞扬,恰似他美声的高歌。他曾书赠墨宝予我——“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寄托了老一辈日本文学学者、翻译家对后生晚辈的期冀。

有幸的是,毕竟还有一些我们崇敬的老前辈仍旧健在,且依然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推介事业孜孜以求地工作着。如精力充沛、永远充满生命活力的现任副会长李德纯先生;在特殊的日本文学研究领域赢得了中日两国学者极大尊敬的老副会长吕元明先生;雍容、儒雅、译风严谨且与萧乾先生共同翻译、出版了天书般艰涩难懂的西方“意识流”开山之作《尤

利西斯》的文洁若老师。每次见到他们,一股崇敬之情总会油然而生。我也十分敬佩勤奋、踏实、高产的老一代学者叶渭渠、唐月梅夫妇,他们仍活跃在日本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推出诸多经典译著及大部头的日本文学史论著作。在出版领域我十分敬佩的是译林出版社的老社长李景端先生,他是一位颇具眼光的出版人,思维敏锐,不走老路,敢为人先。当初,我们这些小青年的稿件很难获得出版,李社长却唯才是举,大胆地起用后学。

回顾中国日本文学会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倍加珍惜与新、老会员并肩工作的所有时日;反思我们的成长经历,更感怀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与支持。当然,也为因为我们的努力带来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新气象而自豪。三十年了,我坚信中国的日本文学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代代传承的事业。令人欣喜的正是,更多有才华的青年学人加入了我们的这个队伍,他们将接过老一辈学者手中之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今后定会获得更加坚实的发展。

【作者简介】谭晶华,1951年生,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博士、博导、教授。

著有《日本近代文学史》、《日本近代文学著作鉴赏》、《川端康成传》,主编或参编《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外国现代派文学辞典》、《大辞海外国文学卷》;发表论文四十五篇;还有《山之声》、《二十四只眼睛》、《地狱之花》等译著七十五篇(部)。

① 见黄珺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慧勤、罗新璋采访录》,《国外外语教学》2004 第4期61—64页。

目录

回眸与见证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代前言)

..... 谭晶华 [1]

美的创造

——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艺术 李 芒 [1]

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 高慧勤 [9]

日本文学研究会建立时日的回想 吕元明 [17]

宫泽贤治随想 黄 瀛 [31]

纪念李芒与高慧勤两先生 文洁若 [34]

我与日本文学 陈喜儒 [37]

中国几近出版两套日本文学大系 李长声 [42]

从我家的唐三彩马谈起 吴念圣 [45]

《日本文学》杂志创刊始末 刘春英 [49]

日本文化史重构

——以“文学”、“艺术”概念为中心 铃木贞美 [53]

《伊豆舞女》论 李德纯 [65]

鲁迅与大江健三郎 文洁若 [74]

正冈子规与中国文学 陈生保 [86]

翻译理论与诗美的创造

——兼论日诗汉译实践 罗兴典 [96]

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中国译介 陈应年 [102]

作为东方主义的“支那”趣味

——谷崎文学中的另一种世纪末意识 刘建辉 [106]

日本近代文学与都市空间表象

——横光利一《上海》中“地名抹消”的意味 ... 李 征 [120]

时代的鼓点,心灵的歌声

——无产阶级短歌再评价 郑民钦 [136]

中日爱国心的差异

- “爱故乡”与“爱国家” 王 敏 [145]

夏目漱石新论

- 作为隐喻的植物 李哲权 [156]

- “白雪”入歌源流考 吕 莉 [174]

1935年秋:北平幻想曲

- 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 王 成 [189]

- 《源氏物语》中“妒忌”的文学文化史内涵 张龙妹 [202]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中国女性

- 从《南京的基督》到《春夜》 单援朝 [212]

- 日本嵯峨天皇《折杨柳》的训读与考辨 张哲俊 [225]

日本文学表现中的文化认同

- “侘”与“道” 彭 浩 [233]

- 菅原道真与白居易的讽喻诗 高文汉 [247]

- 初读中野重治 王中忱 [256]

川端康成文学的隐喻性与《庄子》

- 以《禽兽》为中心 周 阅 [265]

- 日本人与《水浒传》 阮 毅 [276]

高慧勤翻译艺术研究

- 兼论文学翻译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高 宁 [289]

《怀风藻》诗歌语言的基础性研究

- 诗想·诗句·诗语出源考 马 骏 [301]

论中国文学对日本古典诗歌的影响

- 从夏蝉和秋蝉谈起 刘小俊 [314]

- 佐藤春夫《雾社》中的台湾原住民女性形象论 朱卫红 [324]

- 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 刘瑞芝 [334]

平安朝文学中的“紫藤”意象考

- 从大江千里的《句题和歌》说起 於国瑛 [343]

- 厨川白村“Essay”的批评指归与言说风格 李 强 [356]

- 论中国旅行前的芥川龙之介汉诗 邱雅芬 [366]

-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深河》中的宗教观 于荣胜 [376]

- 论“第三新人”笔下的父亲(丈夫)形象 谢志宇 [383]

- “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 许金龙 [391]

- 论大江文学中的“少年”形象 杨伟 [409]

“天皇文化”的反讽表现

——论大江健三郎《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 霍士富 [418]

试析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文体特色 王奕红 [430]

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

——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 林少华 [438]

私小说

——以差异性“私”字概念为中心 魏大海 [448]

编后记 [462]

美的创造

——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艺术

李 芒

唯美主义文学,在欧洲大致产生于19世纪后斯。一般认为,“高蹈派”作家开始具有它的特色,及至英国的佩特和王尔德,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艺术,作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一派,是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永井荷风(1879—1959)和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继起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新感觉派”出身的川端康成(1899—1972)和“战后派”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也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

一般认为,唯美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往往以异常的、颓唐的态度反对现存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在丑和恶中发掘美,在美中揭示丑和恶,甚至使维纳斯表现出撒旦的战栗。这一派文学多以怪异的黑暗世界为背景,极力表现病态的人工美。结果,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和恶,但他们自己却往往变成颓废派。

同时,笔者认为,唯美主义作家以美的发掘者和创造者自居,对自己的作品刻意求新,努力进行艺术探索,的确在艺术形式上创造出不少瑰丽多姿的精品。即使是在思想倾向上,除了前述属于消极的特色外,也还搜索到一些基本上属于积极的风物与人事,创造出一些真正的美。这两方面的风貌,在前列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够窥见。

先是接受左拉消极方面的影响,从自然主义出发,后来又转向唯美主义的永井荷风,在自己中、晚期作品中,主要描写青楼妓女和自己的嫖妓生活,如著名小说《濠东绮谈》(1937)等,思想倾向大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过《濠东绮谈》描写的是老年嫖客(作者本人)同青年妓女之间进行的娓娓谈心,以及生活上的一般陪